

## 碧梧栖老凤凰枝

□雷雨

仍是梅雨时节,但已经进入后疫情时期,百业都在稳步复苏,出版业也不例外。凤凰出版社的《凤凰文丛》洋洋洒洒十五册扑面而来,森然而立,很是壮观。此套文丛,孟彦弘、朱玉麒领衔主编,既有薛天纬、荣新江、刘跃进、程章灿、孟宪实等名教授,又有刘屹、史睿、刘宁、俞国林等70后或近70后学界新锐,且以苗怀明教授《远去的书香》为例,挂一漏万,管窥蠡测,为此套文从鼓与呼。

苗怀明教授的《远去的书香》共分四辑,自然都是立足自身学术领域,围绕着图书来做文章。他在该书的第三与第四辑中,至少提到了《晚清学部研究》《大学教育》《苏州奇人》黄摩西传》《胡适日记全编》《文人陈独秀》《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船舶庸谭》《从诗到曲》《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言言斋书话》等图书。这些书,或这些书涉及的人物,有的熟为人知而又语焉不详,有的则除了专业研究人士外则很难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欲望,但苗怀明教授在这样的看似繁杂的书单中,却井然有序甚至是不无激越地提出诸多重大问题,引人深思,令人回味。他从蔡元培的《大学教育》引发对大学精魂的思考,学问,学生,自由,看似简明扼要的关乎大学治理的关键词背后都有大文章可做,作者在《我们需要与学校名声匹配的校史》一文中,实际上也是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痛斥目下校史编撰的千篇一律面目可憎敷衍潦草。苗怀明教授关注戏曲发展的现状,更对多年来改造振兴戏曲的种种做法有话要说,他对长官意志对戏曲的阉割整容不伦不类痛心疾首,他对多年来仍旧相沿成习的针对戏曲的习惯性做法深恶痛绝不以为然,他对戏曲研究现状的忧心如焚至为关切,都能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书斋学者两耳也闻窗外事的怦怦心跳与赤子情热。

苗怀明教授在此书的第三、四两辑中,对陈独秀、胡适、仓石武四郎、黄摩西、董康、王古鲁、郑骞、刘清韵、陆士谔、林传甲等人的介绍,大都提要钩玄,简明扼要,不炒冷饭,不掉书袋,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提到了胡适在“日记”中对当时不少学界中人的品评,提到了他的藏书的结局,提到了他对周汝昌等人的慷慨提携;作者提到了仓石武四郎这样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沉迷且学有所成的学者,说到了王古鲁在日本访书的孜孜以求千辛万苦,说到了郑骞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因海峡阻隔后的坚持不懈终成一代名家,说到了陆士谔、刘清韵的几被淹没,默默无闻,说到了沈家本的大器晚成,说到了郑振铎与周越然的藏书趣味,而最为令人心折的则是对董康、王古鲁、郑骞的阐幽发微,让读者知道,在这个世界之上,曾经有过如此的学人,岁月无情,不该湮灭无闻。

苗怀明教授的《远去的书香》中的第四与第一辑中的文字,更为性情而洒脱,也更为挥洒自如,他重读张宗子的《陶庵梦忆》、沈复的《浮生六记》、余怀的《板桥杂记》,这些经典文本在苗怀明笔下,不是闲适文人的把玩观赏,而是透过字里行间之后的苍凉凄楚、故国情怀。《书香小品》《明清文学的青春解读》《寻梦金陵话红楼》的“前言”,前一篇是他选注读书小品文的成熟看法,后两篇则是他教书育人栽桃植李的拳拳苦心惨淡经营。看得出来,苗怀明教授也是喜欢逛书摊淘旧书的,他的《南京街头的旧书店》《曾经是毛贼》《想起老姚》《一只会织网的猫》《结缘网络淘旧书》《琉璃厂的黄昏》,简直就是一位读书人淘旧书的心灵简史、人文地图,他所提到的南京斋、尚文书店等,今都成为历史了。

杜甫当时遭逢的处境,真是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但他毫无悲观颓唐之意,他所精心写就的《秋兴》八首,也成为千古名篇,抄录杜工部《秋兴》的压轴之作,祝贺《凤凰文丛》与苗怀明教授: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美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337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这首《断章》,当然是他最有名的诗,甚至在现代新诗史上,也最有名的诗了(可与相比的恐怕只有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此诗源自他的个人经验,具体一点说,源自他的单恋经验。据说他曾苦追“合肥四姊妹”中的张充和,而张没接受他这个写诗的人,后来倒是嫁给了研究诗的人,美国汉学家傅汉思。

但这首诗好就好在超出卞之琳一个人的心境,而写出了一种永恒的情境:我们每个人,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既是欣赏者,也是被欣赏者。

我们都是卞之琳诗里的那个“你”。

338

照我的印象,“性感”这个词,是近二三十年才引进和流行的,在此之前几十年里,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似只有一个“漂亮”的标签而已。

在禁欲主义的年代,性是一种禁忌,代表性魅力的指涉用语必然是匮乏的,传统的“风

## 反读书记(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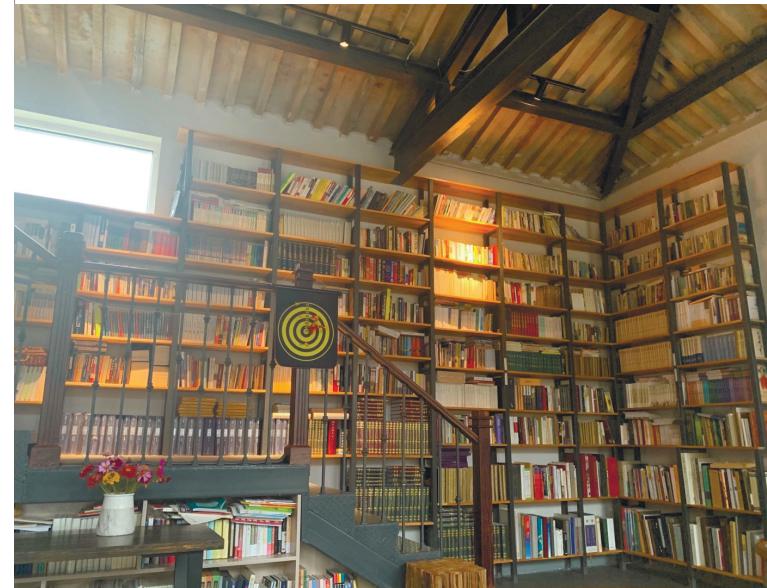
□胡文辉

情”“风韵”或“妩媚”之类都消失了踪影,只剩下唯一的女性美学,就是(面孔)漂不漂亮。

同样的道理,在神权主义的年代,思想也是一种禁忌,一切非官方(这个官方往往还是短暂的)思想都是异端,因而知识的评价标准也必然是匮乏的,事实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知识标准,即掌握知识的数量,是否博学。(正因此,在批判“白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政治氛围下,重视史料的学术风气仍然无法消灭,对陈寅恪式博学家的崇拜心理仍然无法根除。)

人体审美早已不限于是否漂亮了,那么,今天的知识判断,也不应只限于是否博学了。

##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四七



## 新书快递

## 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从自身的教学日常写起,通过任教公共课、当班主任以及“导师制”等不同的教学形式,尤其是在接受学生求助和咨询等琐碎的职业体验中,获得了学生群体成长的第一手资料。本书稿是对这些学生成长和困惑的体认,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际遇对学生毕业后的境况做了跟踪和思考,折射出当下最为多数的普通年轻人的状况,并勾画出一批年轻人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 送奶工

[英]安娜·伯恩斯著 吴洁静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8岁那年,我被一个代号为“送奶工”的人跟踪窥探。人言可畏,这段遭遇却被邻里谣传为不堪入目的私情。他们不想要真相,他们只想要谣言。我就这样冷漠、封闭、对立的小地方长大成人。我,要么放任自己被同化;要么看清一切,笑着往前。18岁的我,要求自己想得更多……

## 孤筏重洋

[挪威]托尔·海达尔著 吴丽玲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觉醒来,不会游泳的我,发现自己躺在一艘简易木筏上,身边是5位同伴和1只鹦鹉,所处的位置是太平洋海域,而今天,已经是我们海上漂流的101天了。101天中我们曾独自面对凶猛肆虐的暴风雨,和数不清的鲨鱼奋战,也遭遇过食物危机和内部争执……

## 哨鹿

西西著  
译林出版社

“木兰”是满语,意为哨鹿,即猎人以木制的长哨模仿鹿求偶的声音,引诱雌鹿出现,然后猎杀之。小说以哨鹿为名,分两个声部平行展开。一为乾隆秋季自紫禁城经承德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打猎;一为哨鹿人阿木泰一步步陷入刺杀乾隆的迷局中。两条线索犹如交响,独立而交叠。又像蒙太奇,在看似意料之中的地方,制造出乎其外的惊奇大戏。

## 灯下读钱

## 清华园里“五大恩师”之冯友兰(二)

□钱之俊

钱锺书同班同学常风回忆:“冯先生河南口音很重,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我了。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邻座之人正是钱锺书。刚入学,那时他们同学之间还不熟识。

钱锺书在清华四年,博览群书,成绩优异,还时常在报刊发表诗文,并为《清华周刊》编辑,是文学院风云人物,受到同学仰慕和老师青睐、激赏,这其中当然也有冯友兰。作为文学院一把手,冯友兰对钱锺书格外器重。钱锺书是冯友兰办外文系理想的培养对象。他觉得外文系要“重视培养中西文学之通才,特别强调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熟悉当代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成果。他不赞成复古主义和抱残守缺,主张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发现,“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真是天才!”

钱锺书在清华得了几次奖学金不可知,至少有一次在冯友兰年谱里能找到。1931年10月28日,下午4时,冯友兰出席第十六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后决定,给予钱锺书、王竹溪等12人临时助学金。此时正是冯友兰主持校务的时候。常风说:“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锺书参加。每次开会,锺书回来后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锺书一人。”哲学系开讨论会,请外文系学生参加,并把对方辩倒,想不出风头都不行。这一时期,钱锺书与冯友兰之间的交往互动是必然的。

1933年6月,钱锺书自清华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冯友兰是想留钱锺书在清华的,但最终没能实现。许振德忆:“民廿二年夏,母校欲留中书作本系助教,几经交涉,终未成功。乃远走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几经交涉”,是钱锺书不同意,还是另有隐情,也在猜测之中。据后来朱自清的日记看,可能是校方不同意。1934年6月,钱锺书毕业一年后,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与文学院代理院长蒋廷黻(冯友兰此时出国度假)商议,欲聘请钱锺书到中文系任教,学校没有同意,“盖校方不欲加聘新人也(专任)”。

冯友兰送走钱锺书这届学生,刚好在校服务满5年,照章应于本年休假一年,并赴欧洲考察,校长已聘蒋廷黻代理文学院院长,张申府(崧年)代理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于1933年9月赴欧,到1934年10月游欧结束,回到清华。冯友兰这时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在钱锺书清华读书期间,他完成了成名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始在学界显现影响。